

每周一星

陕西职工作家列传⑥

袁国燕

笔名燕窝,汉族,陕西周至人,中共党员,大学文化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首届“百优计划”人才、陕西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。现为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、陕西邮政职工文学协会副秘书长、西安市碑林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文学院特聘研究员。

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工人日报》《散文百家》《延河》《中国邮政报》《陕西日报》等国家级、省级报刊发表作品300余万字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亲爱》;长篇纪实《古村告白》《珍珠珍珠——书法家雷珍民的艺术人生》《指尖上的村色》;散文集《亲密无间》《尘埃花开》6部作品。其中,长篇小说《亲爱》获陕西省五一文艺奖,散文集《尘埃花开》获第五届冰心散文优秀奖。



码字的苦与乐

□王小侠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写字。是喜欢汉字的方方正正,还是喜欢每个汉字的不同意思,我也记不清了,以前在纸上写,现在在电脑上写。上学时有人说我写的字像男孩的字,洒脱飘逸,还有人因为我写的字而喜欢我,却终究因我大大咧咧的性格,后来处成了兄弟。

如今我已年过半百仍喜欢码字,也因为喜欢文字“迷糊”地混进了作家行列,有人见了叫我老师,我有些脸红,因为我知道我够不上作家的标准,甚至离了八丈远,只是喜欢码字而已,但还是喜欢听人叫我老师。我没事了见啥都想写,有人心情好的时候喜欢唱,我心情好的时候喜欢写,把自己的喜悦倾诉诸笔端;有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哭,我却还是喜欢写,或者边哭边写,后来没感动别人却感动了自己,哭得稀里哗啦,就像一个不会讲笑话的人,讲了半

天把别人逗笑了,自己却笑得前仰后合。我突然发现,原来文字有个特异功能就是能治病,它是发泄人情绪的一个出口。我要感谢文字,或许没有文字,感情脆弱的可能成为一个抑郁症患者。

可是今天看见文字这个“故人”我却想哭,一篇不足千字简单的消息改了两个小时,改得我头昏眼花,眼前发黑,甚至还有恶心想吐的症状,我突然就恨起了文字,那一刻我甚至特别羡慕楼道里的清洁工。是的,工作没有贵贱,只是分工不同而已,她们每天挥舞着拖把笤帚,虽然走廊拖下来会大汗淋漓,但身体的血液得到了循环,而我一个姿势坐久了,身体就时而亮起了红灯,先是颈椎抗议,下来事脾胃罢工,连失眠也常常跑来凑热闹,我顿时就恨起了文字,恨得牙痒痒。我想文字之于我,就像一个不太懂事的女人遇见了喜欢她的男人,

再喜欢你,你整天撒娇甚至胡搅蛮缠,他总会跟你吵架。这个该死的文字,活像一个鸡肋,让我欲罢不能!

生完气,我又静下心来想想,也许这不怪文字,而是自己的积淀和深度不够的原因。我想起了一个文友老兄说的话,文章都是改出来的,没有十遍八遍,甚至二十遍的修改,我奉劝你远离文字,因为文字是个“热油皮”,甚至是个高傲的小公主,没有几分文法的深厚功力是不行的。

我充分体会到搞文字工作不亚于扎花绣朵,千万不要把粗心当作豪爽,一个标点符号错了,一句话的意思就截然不同,既然干了文字工作,就要常怀敬畏之心,哪怕一个错别字,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,因为就是干这事的,粗心写错了会被笑掉大牙。

(作者单位: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责任公司)

明月照我行

高中时读到一句话:这个世界上,最薄情寡义的是时光,最浓情蜜意的是月亮。我就想,如果让时光煮月,那翻滚的汤汁里,会是什么味儿?不承想,自己用了整整二十年,才知其中味。我终于可以肯定,一个有明月相伴的人,也一定会明亮时光里的黑。

二十多年前,我被分配在一个叫司竹的乡镇小邮电所工作,岗位是前台营业员,每天拨着算盘珠子,捏着蘸水盒,算利息、做报表、收包裹。邮电所设备很落后,算盘和邮戳是营业员不离手的“神器”;自行车是投递员忠实的“坐骑”。每天下班后,忙碌结束,同事大都回家了,身处异地的我,只能困在空荡荡的小院里,一个人吃晚饭,生活像碗里的稀粥,寡淡无味。

小镇经常停电,月亮就格外明亮。我搬把椅子坐在宿舍门前,独自对着月亮说话、唱歌,感觉自己快要被人类抛弃了,月圆月缺在我心里都是叹息。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中秋节前,孤月忽然就亮成了月华。那是中秋前夕夜,邮电所全员去县局参加中秋节业务发展表彰大会,散会后,投递组的辛师傅骑着自行车载着我返回所里。经过一段上坡路时,我看他骑得吃力,就跳下车和他步行上坡。夜风吹在身上很凉爽,月亮皎洁如盘,银光洒满路面,几乎没有过路车辆,让人如入澄空之境。辛师傅推着自行车边走边和我聊:“你下班闲着可惜了,干脆多学点啥,比方说学学电脑。”

“咱所里压根不用不上那玩意儿。”我撇撇嘴说。

“技不压身嘛,你这么年轻,会派上用场的,师傅敢保证,用不了二十年,电脑就会普及到咱这儿。”说完他看了看我,又补充一句:“不信,师傅和你打赌!”说着就举起了手。

月光清晰地映着师傅举起的手臂,还有他眼里的坚定。直到现在,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师傅的话,甚至当时的表情、眼神和语气。我想,一定是他口中的那个二十年,惊到了当时二十二岁的我。二十年后,社会将变成什么样,我还在这儿吗?几多憧憬,几多迷茫。那时候我还不懂得职业规划,也不会用电脑,更不知传呼机、大哥大之后,还会有智能手机,但那一刻,师傅的赌约,像一道电光,刹那间唤醒了我的未来意识。

也许正是模糊的未来意识还有师傅的激励,我不再一味抱怨穷乡僻壤的环境,开始恶补知识,学习技能,要求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,虽不知能进到哪一步,但过得充实。那个浑噩、失落、空虚的我,在一点点蜕变。

我报名参加了电脑培训夜校。学校在县城,距我上班的乡镇邮电所约六公里,不算太远。但糟糕的是放学太晚,班车停运太早,我不得不在夜色中骑车返回邮电所,“独与天地相往来”。路两边有大片玉米地,黑压压深不可测,我战战兢兢地踩着脚踏板,大气都不敢出,自行车却在坑洼的路面上浑身作响,我不确定它是为我壮胆,还是要“出卖”我。

学电脑之余,我也乐于了解风土人情。师傅常常给我讲他投递信报时遇见的人、难忘的事,我甚至骑着自行车,跟着他在邮路上跑了几回。当心中涌起一股股激情时,我拿起了笔,写投递路上的故事,写乡镇人的生活,写我在营业前台工作的感悟,并试着向报纸投稿。没想到,这些文字真的变成了铅字。一不小心“成名”,我调往县局办公室任文字秘书,之前学习的电脑操作、五笔打字和投稿积淀的写作功底,都派上了用场。再后来,我到了市邮政局,又借调到省邮政公司……

我越来越认识到离开那个小邮电所,不是时来运转,而是命中注定,注定了那么一个人,一束光要在那里点化我,给我方向和力量。师傅的话和中秋夜的月光,一直伴随我走到今天。

回想去年历经新冠疫情大考后的中秋节,珍惜、感恩充盈着每个人的心房。我又想起那个无关团圆,却送我踏上追梦之路的中秋月夜。辛师傅早已退休,也许,他已经忘记了二十年前月光下的那个赌,但一定没有忘记那个追梦的我。

时光煮月,终究会蒸发眼泪,留下岁月的皎洁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轮明月,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阴晴圆缺。无论是千里共婵娟的默契,还是愿逐月华流照君的思念,无论是月行却与人相随的陪伴,还是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担当,都告诉我们要活成一个带着光芒的人,照亮他人,也照亮自己。



承载重托 董晔斌 摄 (作者单位:西安北方惠安公司)

鸽子翩跹化龙山

风景谈

□刘亚萍

第一次看见“鸽子花”,觉得这名字真是生动形象,两片硕大的白色苞片弯弯垂落,柔软、谦逊,像是鸽子的两扇翅膀,在微风中翩翩飞舞,而真正的花却如花蕊一般,圆球状,花色紫红,好像鸽子头。绿叶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,而那白色也晕染了鲜嫩的绿,白绿相间自有一番纯美高洁、超凡脱俗的气质。

一棵棵,一排排,纵横成林,当鸽子花树成规模地在化龙山茂密生长,整座巍峨的山也变得秀美,生机盎然,那是春天独有的鲜活的绿。

有幸在人间最美的四月天,参加“诗意安康·第二届化龙山之歌”系列文化采风活动,与众多文友一起走进镇坪,走进化龙山,感受自然之美,人文之美。

这天对于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,因为我是第一次走进镇坪。初来安康时,我计划三年时间走遍安康十大县,谁知道这个计划竟用了三十多年。走进镇坪,我才算完整地走完九县一区点了个卯,不敢说走遍,不敢说熟悉,只是浮光掠影、到此一游而已。从这一件事不由得引发诸多感慨:人的一生中,“说到”和“做到”之间隔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啊。也许几天,也许几年,也许是几十年。

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该是镇坪县最具盛名的风景名胜了,位于陕、渝、鄂三省市接壤地带,地处镇坪、平利两县交界的化龙山林区。以保护典型的北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及珍稀濒危植物种群为主,兼具野生动物保护,是国家和陕西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,全国绿化模范单位,巴山北坡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与抢救繁育专家工作站,成为安康市一张璀璨的绿色名片。

虽说安康管辖的各个县城都是山城,但镇坪县城依然独具特色:山大沟深,峡谷之间便是城。站在县城拱桥上环视,四面皆山,那一刻,你怀疑自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,又将往哪儿出去?因为县城依河而建,河流在县城拐了几道弯,便看不到来路和出处。许多居住在这里的山民,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,没有看到过外面的世界。2020年8月,平镇高速(陕渝界)正式竣工通车,镇坪县迎来“高速时代”,交通的快捷便利,让越来越多的“走出去”“请进来”成为可能,观光旅游、技术交流、学术交流……打开了镇坪对外的大门,让偏僻的山城吸收外面鲜活的气息,让头顶的那片天空渐渐开阔。

化龙山是我国南北植物交汇的重要

场所,独特的地理位置、复杂的地形地貌、优越的水热条件,使得区内植物种类丰富而复杂,成为珍稀濒危植物天然的“避难所”。珙桐树便是其中一种,俗名“鸽子花”,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,堪称“植物界的大熊猫”“和平使者”,独特的外形和清丽的色彩让人印象深刻。

化龙山的生态卫士,十几年如一日守护着鸽子花,守护着化龙山上无数珍贵的植物和动物。他们对山上动植物的习性、特点熟稔于心,言谈间流露出的对专业的热爱,对职业的专注深深触动了我。

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”化龙山上的“仙”应该是美丽清秀的鸽子花树了(相比于学名“珙桐花”,我更愿意叫它鸽子花),奇特秀丽的大苞片,形如“鸽翅”,看上去像花却不是花。山风吹来,仿佛成千上万的白鸽点头展翅,妙不可言。

鸽子花象征着幸福、友谊、和平。当前国际形势紧张复杂,国内疫情反复,民众太需要一个和平、安全、友善的大环境了。鸽子花语就是我心此时内心最强烈的祈盼,愿鸽子花开满化龙山,开遍阳光照耀的每一个角落。

(作者单位:安康水电厂)

新芽

雨落故乡

□赵剑颖

总是在夜晚悄然降临,如果白天到来,一定带着几声短促响雷,那隆隆连贯的滚动气势属于夏天。

一场雨,很多绿钻出地面,顶着晨露,蜷缩着含羞的笑。诞生如此向好,不确定的美在意念里自由生长,未来可期,未来可爱,未来可望,未来可以是意象之外的任何结果,会带来怎样的惊喜与感动?万千姿态,百般色泽,十分滋味,一切的一切都在雨中塑造,萌发只是表象,是最后完成的必由之路。

春天的地底,无数的力量正拼命往上顶,它们要突破土地,享受阳光,看一眼黑暗之上的光明,光明里未曾谋面的其他事物:高大的乔木、低矮的花灌、匍匐的宿根草、紧贴地皮的苔藓,所有生命都有自己的规划,愿望在远方、在远处、在前面,在梦里无数次迎面而来的围拥里。抵达的方法是保持初心,去生长,去成熟,去感受,去创造,去遗传。一些植物在沉睡,等待夏唤醒;一些植物经历了落花成果的过程,正缔结酸涩的体验,悄然留下传世基因。刺槐树像冬天一样铁青,它们要积攒洁白的糖,它们的蝴蝶栖息在腋芽深处,在皮层以下孕育,我们多么熟悉这些岁岁如一的蝶形花,但我们依然年年有崭新的渴望,渴望同样的遇见,渴望非同一般的邂逅。

夏天的热晒烫了地面,我们赤脚,任厚厚土钻进趾缝,这样不会生癣,不会得脚气。土炕上出生的孩子与地气连接,我们用柴火灶膛的草木灰,煨熟玉米棒子、红薯,用细沙土炒豆子、花生,用石子烙锅盔。燥热正午,大人们歌唱,小孩子闲不住,结队去沅河洗澡,跟大人一起,我们都知道沅河的深浅,只在浅水区活动。水清若无,水底白沙铺展着波浪的纹,阳光经几次折射,在水底留下斑驳图案,明

暗转变。在静水区,你站着不动,一会沙下就会钻出一只河蚌,竖直硬壳爬行,留下长长的印迹,对我们来说,河蚌是最笨的动物,不费什么力气,很快就能抓一小盆。夏天还有什么?迅疾而来的白雨,掠过收割后的麦茬地……

秋天是场盛宴,在连阴雨后收获饱满。雨仿佛获取了密码,不再猛烈,更加缠绵。傍晚一道彩虹横陈西天,辉煌耀眼,大人们说“朝霞不出门,晚霞行千里”,他们在雨水暂停的空隙抢时间,天不亮就下地拔豆蔓、掰玉米,把庄稼收回院子,妇女老人和孩子熬夜把玉米编成辫子,挂上屋檐下的铁丝。不几天,家家户户,满院金黄,仿佛不落阳光。爷们在河边荒草滩开辟了小小一块地,种芝麻、南瓜、辣椒,这是我们两人的领地,我们一起挖地、点种、除草,看着它们在万物萧条之前完成圆满,收获的香香甜甜、红红绿绿是最好的回报。

最后,一切沉寂。万物收敛个性,把自己落到最低,喧哗的开始安静,浮躁的低头思索,飘摇的有了归宿。冬天是什么?雨以雪的胶洁止步,以冰的凝固封冻欲望,圆满的在总结,残缺的争取修正机会,给下一季重新开始的机会。

此刻,连阴雨落在暮春,天气微凉,风微凉,满目的绿正蓬勃着希望,心里那份牵挂被放大拉长,我看见自己背着书包,急匆匆地走在乡间沙土路上,身后的浅浅脚印被后来的雨冲刷,很快消失无影,而我前面,也没有别人留下的痕迹,这世界芸芸众生,一直在独行,这众多雨露,落在掌心的只有一滴,那战栗的触动,仅此一回。

(作者单位:淳化县林业局)



故园记忆(国画)

王习哲